

走走泰顺，一切就顺

剑箫

到温州旅游，雁荡山、楠溪江、洞头岛是必到之处。然而上述景点，皆以自然风光取胜。那么，有没有同样不能错过的人文景观呢？有！至少泰顺，我以为可以排入首选的旅游目的地。

车近泰顺时，一路山势优美，满目葱茏，云雾缭绕，甚为养眼，充分显示浙江的自然风光特点。

泰顺似乎已经非常接近福建省，其老街上到处有售的燕皮馄饨(肉燕)，正是福建名点。可以想见，泰顺受着浙江和福建双重文化的影响。

泰顺之名，颇有来历。明景泰三年(1452)置县时，皇帝以“国泰民安，人心效顺”之意赐名泰顺，隶属浙江布政使司温州府。

泰顺核心景区的泗溪镇廊桥文化园，是非去不可的所在。

所谓“文化园”，其实是个开放性的廊桥实景展示区域，里面有最经典的廊桥景观。

进入园区，游客首先看到的一定是仕水碓步。它是泰顺所有碓步中的代表，始建于清乾隆六十年；系青石结构双堤梁式；全长136米，有石碓223步；每齿石碓分高低两层，高层石材用花岗岩，低层石材用青石岩(高低两层设计利于行人交会，双色石材的使用便于夜间辨认行走)；因其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及较高的科学、艺术价值，2006年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去泰顺，不在仕水碓步打一下卡，白来！那么，水涨高后淹没了碓步咋办？没法！于是，腾空而起的桥梁便应运而生。

廊桥，为中国古代拱桥的代表之一。泰顺是“中国廊桥之乡”，古廊桥的数量、保存质量及建造历史、艺术价值都堪称世

界之最，其中北涧桥、溪东桥等15座古廊桥被列为国家级文保单位。

泰顺廊桥造型古朴，结构精巧，按类型分为编梁木拱廊桥、八字撑木拱廊桥、木伸臂梁廊桥、木平梁廊桥、石拱木廊桥等。

形形色色的廊桥，不光是一种建筑艺术，还是一种文化景观。欣赏泰顺廊桥，只须看两座即可，即北涧桥和溪东桥。

北涧桥，又称下桥，被誉为“世界最美廊桥”；系叠梁式木拱廊桥；始建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嘉庆八年(1803)修建，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修。它如同一座宫殿，灰瓦红身，重檐飞翼，结构精巧，造型端庄，自带一种气场，把游客一下子震住。行走于北涧桥中央，只见三处类似佛龕一样的装置，上面各悬一匾，刻有“气洽太初”“广济众生”“威武乾坤”字样。一端桥墩立着3尊石像，乃当年北涧桥的始建首事。所谓“喝水不忘挖井人”的祖训，在泰顺得到了彻底传承。

与北涧廊桥形成“姐妹桥”的是溪东桥，又称上桥；系编梁木拱廊桥；始建于明隆庆四年(1570)，清乾隆十年(1745)重建，道光七年(1827)重修；桥由两组拱骨相贯而成，由九节拱骨并排与另一层八节拱骨贯穿搭置，成稳固的梁架；拱内置三角形木架，有加强横向力的作用；有桥屋15间，角翼12个。

虽然看上去体量不及“妹妹”(北涧)，但是“姐姐”(溪东)很好看，主要体现在内部装饰，同样3块匾额“威武显赫”“气洽太初”“坤仪配德”下，是3幅呈现着如麒麟等灵兽的壁画。就这一点来说，它比内在空荡荡的北涧桥更具艺术性。

泰顺人非常爱护自己家的宝贝：2016年泰顺暴发罕见洪水，冲垮了境内的3座

古廊桥，一根本构件都被冲到蓄洪的水库里。政府尚未动员，村民们已行动起来，主动进入水库把它们一根根地捞起，一根不缺，最后由廊桥“非遗”传人拼装成功，恢复原貌。

泰顺人明白：廊桥不仅因为祖传，而且还因为是“印钞机”！

看过廊桥，不再接再厉去库村，肯定落下一个大大的遗憾。

去库村途中，看点多多，众多廊桥散落其间，仿若明珠散落，颇有在非洲大草原上看野生动物的趣味。

库村，有文字记载的开村历史达1200多年。它是泰顺古民居建筑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村落，也是温州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因其街巷、山墙等皆用鹅卵石砌造，库村又被称为“石头村”“鹅卵石的城堡”。

该村传统建筑共达37000平方米，各座民居依地形高低合理布局；巷道中间用大卵石，两侧用小卵石、块石铺砌，整洁古朴；防火墙则用均匀的小卵石做成。曲径通幽，互相贯通，是典型的山区水港古民居建筑，显示出其结构严谨、布局讲究、制作精巧的特色。

库村有一幢三层木厝，十分醒目，为全木质结构三层楼，坐南朝北，背水而居。其门楼、通道与村间巷道相通，布局及建筑风格均与其他民居相互呼应，浑然一体。然其两面临水，选址特异；三层危楼，结构迥然，在整个古村落中显得独树一帜，实属珍贵。

村内现存传统建筑极为丰厚，世英门、五德堂、清阴井等，为库村重要的历史遗存。

库村如今已是时尚之区，是广大旅游者向往的打卡地，尤其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前来观光，甚至索性租屋居住或做工作室。

库村中心地带的一块巨石上刻着一句话，“走走泰顺，一切都顺”，游客无不为其吸引，欣然与之合影，沾点吉气。

跟着炊烟回家

郭之雨

烟里打磨、然后升腾，舌尖上的美食也是炊烟赋予出的佳肴。我对炊烟的最深印象，应该是在那个即将收获的秋天。

那天我放学后，把书包扔在炕上，背起筐子，里面放个镰刀，叫上前邻的二丫，去割猪菜，这也是每天的功课。郭庄四周平展展的大地上，碧绿的稼禾，是田野的诗句。当然也有宽阔的草甸子，萋萋的野草，野草中的野兔、蝎虎溜子、田鼠，尤其乱蹿的蚂蚱，在我们颤抖的心弦上颤抖着。

打满一筐子猪菜后，我们开始逮蚂蚱。有一种蚂蚱很肥大，浑身土褐色，内翅粉红，飞起来刷刷啦啦响，我们叫它“傻大瓜”。逮这种蚂蚱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我们两手使劲拍，蚂蚱便会寻着声音飞过来。用掐谷莠子草，把它们串起来，回家烧着吃，有那种玉盘珍馐的香。傍晚的阳光是有诗意的，吐着霞橙的光彩，完成了一天之中的绝唱。因为我和二丫太贪，等到黑纱样的夜幕罩在头顶，已经找不到回家的方向了。

记得奶奶说过：“田野又大又深，等你迷路了，就转转圈，冲着炊烟升起的地方走，那是呼唤你回家的炊烟。”那天我转了几圈，像深陷墨池里，什么也看不见，夜间的田野是活的，各种声音排山倒海地压过

每天早晨，起床早的孩子，能捡到一二十只知了壳是不稀奇的。而起床晚的小伙伴，因为步人后尘，树干上几乎不可能再有知了壳可捡，只能拨开毛豆叶，把头伸到芊芊伞叶的背面观察寻觅，能够捡到三五只、七八只知了壳，就算运气好了。

午摸老毛蟹

夏天暑期里，吃罢午饭后，戴上一顶破草帽，穿上一件旧布衫，将一只装面粉的布袋夹在短裤的腰间，约上小伙伴，去沟渠里摸蟹。

凡是有过摸蟹经历的人都知道，摸蟹，既是件有趣的苦累活，又是件技术活，还是件风险活。

说它是苦累活，是因为摸一次蟹一般都要一两个小时浸泡在水里，如果混沟两旁的芦苇长得浓密，沟里的水是冰凉的；反之，水面是发烫的。冰凉与发烫的水都令人难受，一两个小时，十个手指皮不仅打皱，而且因螃蟹身上长有刺，手指被刺破是常有的事。说它是技术活，是因为要积累一定的经验后，才能如愿地摸到螃蟹。说它是风险活，是因为在摸蟹时，还常常会遇到沟渠里游动的水蛇。我曾听

来，二丫害怕了，哭着，守着筐子，一手撵着蚂蚱，一手抓紧我。

据说爷爷是急糊涂了，他烧掉了西厢房里一半的柴草，让烟囱里冒出的炊烟牵引我和二丫回家。等他明白过来这是在夜晚，冒出的炊烟被夜幕同化，急忙去求助村里人。

我和二丫被找到时，衣衫上已经沾了不少夜露，是父亲把我背回家的，爷爷眼睛红着。记得奶奶把我拉到她怀里，抱住我的头，即使这样被奶奶护着，也没逃过爷爷对我一顿狠打，笤帚上那些干枯的高粱须满屋子飞，过后奶奶对我说：“别恨你爷爷，那是让你长记性，夜间地里有蛇、獾、黄鼬、刺猬、狐狸出没，之前伤人的事不是没有过。”

之后的日子，每当在地里劳作，抬头看到村庄有炊烟升起，就该回家了。奶奶是用心呵护，爷爷是用行动呼唤，他会很劲地加柴，把灶膛塞得满满的，致使烟囱冒出又黑又浓的炊烟，让它长成一棵黑灰色彩树，那彩树变成了村庄的坐标，成了我人生旅途的导航灯塔。

炊烟是大地连接天空的纽带，是柴草的化身，是村庄的翅膀和灵魂。爷爷奶奶离世，把炊烟留在老屋，我离开村庄，留下炊烟在村口继续。

说过这样一件恐怖的事：有人在探摸蟹洞张口喊着“啊啊”时，一条从芦苇丛中逃生的水蛇恰巧蹦进了他的嘴巴里，结果因窒息而死，因为蛇的外皮如倒钩，一旦蹿进嘴里是扯不出来的……当然，这仅是一种吓人的传说，难辨真假。

但我经历的一件事，倒是真实的。一次我与小伙伴在混沟里摸蟹时，发现有多条水蛇。胆小的我们就爬出混沟向前走一段路后再下沟。当我们没摸一会儿，那位小伙伴嘴里喊着“救命呀”就又蹿出了混沟，并把身上穿的短裤头都脱了下来……我闻声迅速爬出混沟，一看混沟沿上的情景，顿时眼泪都笑出来了！原来，是一段滑溜溜的细芦根，不知什么原因钻进了他的短裤内。

晚汰冷水浴

每逢夏日，傍晚时分，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光着上身，穿着短裤，手拿一条泛黄的毛巾，来到东河头汰冷水浴。

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扑腾到河里后，因为都会游泳，所以，与其说是“沐浴”，倒不如说是享受一次夕阳西下时的“野泳”。

乡河边上棒槌声

阿 崑

夏日清晨，一阵鸡鸣清脆，一阵犬吠浑浊。乡河两岸，水汽蒸腾，薄雾袅绕。隐隐约约中，有人影浮动。水声流，说笑声，刷马桶声……交织成一支烟火人间的交响乐，日日月月，循环更迭，周而复始。而最为动听的莫过于那“梆梆梆”“啪啪啪”的棒槌声，那是洗衣服、汰被褥的妇女，在水泥板、青石块或木棍搭成的码头上演奏的小村晨曲。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一幅画面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那时的老家，门前屋后各有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流，河水清澈如镜，蓝天倒映在里面。村民不在此吃水、用水，就是对外交通也是借助这水上的船只。孩子们在河里游泳嬉戏、捞鱼摸虾，大人们每天淘米洗菜、拎水挑水，乡河流淌着整个村庄的生命之水。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水边传来的棒槌捶打衣物那响亮而又富有节奏的声音。

那年头，家家户户都有一根像样的棒槌，那可是妇女们到乡河边洗衣物时必不可少的工具。棒槌一般一尺来长，常用结实坚硬的桑树、榆树、槐树等木料加工而成。因多为实心无孔，后被用来骂人，借指“傻子、笨蛋、缺心眼”等意思。记得我家的那一根棒槌，是父亲用庄上锯倒的银杏树干做成的，一面平整，一面半圆，手柄处还被仔细地打磨成小葫芦的样子，这样可握得更紧更便于用劲。经过长年累月地使用，整个棒槌光滑圆润，摸上去很舒服。每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母亲或姐姐们就会挎上柳编的篮子或提着比澡桶小些的脚桶，放进全家要洗的脏衣服和这根棒槌，向乡河边的大码头走去，加入到洗衣服“娘子军”行列。

太阳还没升起来，乡河两岸的码头上

已经被大妈妈小媳妇们占领了，来得迟的那些“懒婆娘”们自然是要排队等空位置的。妇女们一个个蹲在码头上，有时干脆挽起裤管站在浅水中。她们先要把要洗的衣服放在水中浸泡一会儿，因为人多而且水流平缓，不会发生衣服被水冲走的事情。那时的农村很少有人舍得买肥皂、香皂，能有块便宜的石碱就很了不起了。大多时候，人们会从自家门前的皂角树上摘下果子晒干，用时捣碎放在木桶里与衣服一起浸泡，然后把衣服一件一件挨个叠铺在平整的石板上，用棒槌一遍遍反复捶击，以去除沾在衣服上的泥灰污渍及鸟粪鸟屎等等。那一刻，乡河边上，水花飞溅，槌声飘扬，小村就在这此起彼伏的旋律中醒来，迎接新一天的劳碌与艰辛。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乡河两边的码头，既是女人们用棒槌“表演”的舞台，也是小村的“广播站”“消息角”。她们手中的棒槌捶打的好像不仅仅是衣服，有时是埋怨，有时是憧憬。叽叽喳喳是常态，大呼小叫不奇怪。张家长、李家短是女人们永远说不尽的话题，一些荤话、黄段子，能让新媳妇、大姑娘默不作声悄然退去。她们偶尔也旁开心起来，相互追逐戏闹，谁的棒槌漂在水面也无人在意，唯有嘻嘻哈哈的笑声在岁月的河流上一路飘移向前。

后来，村里通上了自来水，再也没人到乡河里挑水倒在水缸里用了；后来，家家用上了洗衣机，再也没人到乡河里用棒槌捶衣服了……曾经捶打出贫困日子梦想与欢乐的棒槌，俨然成为一种乡土文物走进乡村农博馆中。而乡河边上，那一幅淳朴美丽的图画却依然清晰印在我的脑海。那至今还回响在耳边似乎从未远去的棒槌声声，如同小村的心跳，永远优美、动听。



蓝天下碧海边

王泽民摄

华亭风

李传韬书

墙边蜀葵红

耿艳菊

一直不舍得搬走。每年蜀葵花一开，我都要去公园转转，无论走在哪里，到处是蜀葵花明丽的笑脸，心情总是很敞亮。

“井维降精，岷络升灵。物微气丽，卉草之生。喻艳众葩，冠冕群英。类麻能直，方葵不倾。”南北朝颜延之的《蜀葵》，从外到内，很精当地写出了蜀葵的特点。

蜀葵没开花时，很容易被错认为麻。我从前没有见过蜀葵，但在我的家乡，田野里生长着很多麻。蜀葵没开花时外形和麻很像，简直是一对姐妹，大叶片，直立的杆，连花苞也相似。而蜀葵花舒展开，突然间女人大十八变，从一个乡下野丫头变成了城市里优雅的白领丽人。

有朋友十分喜欢蜀葵花，说蜀葵是旧时姐妹，曾经站在家门口，像散养疯长的野丫头，陪伴了那些清幽的年少时光，如今进了城，依旧明媚动人。见了蜀葵，总是不由得会驻足。

我明白朋友的心情。虽然现在我不在老君堂住了，但总会特意抽出时间去看看蜀葵，就像探望老朋友一样，看看是否安好，方才放心。

那晚看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写道：“每至腊尽冬残，日晴风定，则空气温和，万花齐放。曝窗窗外，恍然八九月天气，有香在空中飘荡。竹篱茅舍之间，得此花为伴，亦足乐矣。”看至此，沉浸在悠闲的心境里，大声又读了两遍。这让我想起蜀葵花，心中有了一个美妙的愿景。

张恨水说的“此花为伴”是老房子前的蜡梅花，我想等我完成了我的责任，我就回到老家，过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在静谧的庭院种上蜀葵花。“绿水青山看不足，墙边一片蜀葵红。”我在院子里读书闲坐，竹篱茅舍，心像蜀葵花一样明媚。

孩子们把毛巾放到河边后，总要在大河里游上两圈。有时大家比试游泳：看谁在河底里潜水时间长、潜水距离远；有时捉对打上一阵水仗，十来株聚在一起，花开得却让人吃惊。不是蜀葵的花瓣有多特别，而是颜色特别明丽，红的明丽，白的也明丽。盛开的蜀葵花一下子冲淡了初来乍到的陌生感，我对孩子说，你看，这些花儿在欢迎咱们呢。

因为一朵花的盛开，会不由自主喜欢上一个地方。在老君堂住了好几年，后来

在异国他乡，有时看到白云，就像钓鱼竿甩出长长的鱼线，把我思念的炊烟，从故乡的方向钓出来。

我的故乡在沧州的郭庄。郭庄站在高台上。记得爷爷说过，1963年遭遇特大洪水，雨天蒙蒙，洪水一度汹涌，也没能漫进郭庄。街道两边栽植着不少槐树，这些树树冠高过屋顶，屋顶上长着粗粗细细的烟囱，炊烟冒出时高过树梢。

村里人没有鸡狗勤快。公鸡们拍着花哨的翅膀，飞到墙垣竹篱上，自豪地叫过之后，才有人家屋顶的烟囱里冒出烟来，在浅浅的夜色里爬升。村里烟囱也不是同时冒烟，有早有晚，有出格懒的，干脆睡到自然醒，再让烟囱冒烟。当然也不排除几百个烟囱一起冒烟，或青烟，或黑烟，或白烟，袅袅徐徐，假如有风吹拂，数百条烟柱瞬间糅合在一起，一下子把整个村庄笼罩在炊烟里。

那时，我家人口多，弟弟妹妹和父母住新屋，我和哥哥跟着爷爷奶奶住老屋。奶奶烧火做饭，无论玉米棒高粱秆，还是豆秆蒿草，烧出的炊烟大多是白色的，我以为，白烟升高后，就变成了蓝天上的云朵，奶奶在云朵里成仙。爷爷就不行，只要他烧饭，烟囱冒出的烟，不是青色，就是黑色，而且烟道消化不掉的，从灶塘跑出来，在屋里缭绕。土坯墙被炊烟一遍一遍涂着，就变成了烟的颜色，我觉得烟在老屋也是一个老人。

浓浓的记忆和儿时的梦想都曾在炊

夏日童趣

黄启昌

晨捡知了壳

童年时期，我们生产队有十多个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一到初夏时节，都有一个晨捡知了壳的喜好。每当东方刚露鱼肚白，小鸟开始在林间“叽叽喳喳”地鸣叫，晶莹的露珠还在路旁小草的叶尖与沟边芊芊撑起的伞叶上滚动闪亮时，我们这批十来岁的孩子，就起床了，陆陆续续地来到生产队七八个宅子的房前屋后，寻捡起半夜里新脱下的知了壳。

知了壳学名蝉衣，是一味中药，药店收购的。

根据摸索到的经验，未脱壳的知了猴最喜欢在各种树木及植物的枝干上完成“金蝉脱壳”的蜕变过程。所以，在捡拾知了壳时，首选在路旁宅沟边杨柳树长得茂盛的树干上寻找。其次，在树下的毛豆叶、玉米秆、芊芊叶，以及其他植物的枝叶上，也有知了壳的踪迹。